

第六條路線

以本土文化為標誌的本色神學

人類有一種天性，就是凡遇到新奇的事物除了產生好奇心之外，還自然地發出一種懷疑的心理。在一般情況之下，「好奇心」經常給人積極的態度去追求更完滿的瞭解和接受；「懷疑心」往往使人採取消極行動，對問題真相漸漸遺忘或予以拒絕。

今日在中國社會，尤其在華人教會裏提出「本色」兩個字，反應就各有不同，毀譽參半。本文之作，其目的在求再次引起中國基督徒對自己本身問題及教會前途，作一個客觀的檢討，更讓聖靈的能力，開啟我們的心竅，使我們看見當前中國基督徒對中國教會聖工發展及神學教育的重任。

一、「本色」的簡義

其實「本色」兩字是非常簡單易明，而且人人可用的。同時「本色」兩字充份表現出國家、民族、體系、文化的獨特點。不是模仿，不是抄襲，不是舶來，不是翻印。例如，當印度人談「本色教育」，是指該教育體系所表現的必須足以代表印度人的思想和生活。這種教育整體是在印度本地自然生長而結為印度人獨有的風格，不是從英國人那裏模仿而來的。

又如當日本人談「本色藝術」，是指其整個藝術體系 -- 詩歌、小說、話劇、書法、繪畫、雕刻、攝影等 -- 所表現的必須足以代表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這種生命的流露是自然地在日本生長而結為日本人獨有的藝術風格，不是從中國或歐美可以抄襲或翻印而來的。故此，當中國人談「本色教會」，「本色神學」或「本色神學教育」等名詞的時候，必須充份表現出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姑勿論是地方教會的設立，神學思想的形成或是神學教育的實踐，皆應在本地自然孕育，生長，而結實出來的。然而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聖經明說：「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徒十 34-35）使徒保羅深明聖經大義，且被派為基督見證人，福音的使者，他立志向猶太人就作猶太人，向外邦人就作外邦人，在雅典就適應雅典人的文化傳揚基督，在羅馬就盡量採用羅馬人的背景宣講耶穌（徒十七 2-31；廿八 30-31）。目的是總要救人的靈魂（林前九 19-22）。既然神把我們放在中國的文化環境，就當出來為新一代負起耕耘，撒種，栽培和灌溉的責任。

二、「本色」的三面

A、本色教會

在中國近代史上，「本色教會」四個字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很可惜的，有人把教會、政治、文化混為一談。不只使教會失去了屬靈的本質，及失落了為光為鹽，見證主道的能力。最可悲的，「本色」兩個字為後世帶來了水洗不清的醜態。

追溯基督教自唐朝傳入中國 (635 A.D.)，景教派 (Nestorian) 在陝西長安出現，由於當時中國稱羅馬為大秦，故稱景教派為大秦教。其後，唐代朝廷迫害佛教，景教派亦受株連，完全煙沒。至元朝，有也里可溫教 (即上帝教) 傳入，為時不久，這上帝教也消失了。其後到明朝有利瑪竇等來華，宣傳天主教，數百年來，天主教的發展亦未見神速。及清朝，馬禮遜於一八零七年來華傳講福音，百多年來，基督教的成績可謂史無前例，提倡教育，興建學堂，減滅文盲，禁煙制賭，廣設醫院，濟貧佈施，惠及萬眾，功不可沒。然而提到教會自立自養，訓練聖工人才，提倡神學教育等，成就甚少，實在令人惋惜和痛心。中國基督徒在各種政治、經濟、宗派的壓迫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直到「五四」之後，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濃厚氣氛中，產生了所謂「本色教會」運動。實際上，此運動的產生，是消極的，是勉強的，是政治的，是孤立的。半個世紀以後，也沒有甚麼表現，鼓吹的人也一個一個消散了。然而重溫史實，可作前車之鑑。

廿世紀初期的「本色教會」運動有三個遠因。

第一遠因: 人文主義的興起 -- 這是思想上的遠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北京大學的六君子 (陳獨秀，錢玄同，沈君默，劉復，胡適，及周作人) 正在鼓吹一個新思潮運動。當時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這班人對基督徒都有歧視的態度，他們的著述對一切舊思想，舊倫理，舊制度，舊學說都重新估價。如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陳獨秀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胡適所著「不朽」，皆對基督教有莫大的影響。再加上美國杜威，英國羅素兩博士來華演講，中國學術思潮正式走上了似生實死的道路。杜威的實驗主義，羅素的經濟社會主義，好像昇棺者把中國的固有思想昇到墳墓裏去。當時全國各大學，莫不對此新思潮如癡如醉，大家戴著「唯物主義」、「實驗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個人主義」的新帽子亂跑亂嚷，正如今日美國「神死運動」的人士一樣，大反宗教。

第二遠因: 外交手腕的失敗 -- 這是政治上的遠因。

自一九一九年歐戰結束，遂有巴黎和會的召開，該會議的結果，表明弱肉強食，中國幾乎被出賣了。當時國內學界，商人，男女老幼，對外交上的失敗無不義憤填胸。對於所謂「友邦」、「善鄰」，都由懷疑而至抱恨。加上「五卅」，「六二三」等慘案，凡是中華兒女，都熱血沸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凡屬外人，都有敵意，無形中塗上了一點排外的色彩，對教會的工作和西教士們的生活都有莫大的影響。

第三遠因：非基督教運動 -- 這是宗教的遠因。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清華大學召開第十一屆大會，到會者是世界各地基督徒學生領袖，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常會卻引起非基督徒學生的反對。開會前幾天，反對派在「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中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硬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先鋒，把這次世界基督徒學生同盟大會，看作是資本主義支配經濟的會議。參加這反宗教行列的青年人，一反客觀治學的常態，在宣言裏寫下極端的文字，其中有幾句非常激憤決絕的話：「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此種無神論為中國的命運帶來了數十年的痛苦。

在上述各種思想，政治和宗教的陰影下，中國教會，中國基督徒卻成為攻擊的對象。當時基督教協進會立即提倡「本色教會運動」，希望建立一個自理自傳的中國化教會，誠靜怡曾一再聲言：「當今舉國皆聞的『本色教會』四字，也是協進會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徒消除洋教的醜號。」（見真光雜誌二十五週年特刊）這是中國教會首次提倡「本色化」運動的開端。

附帶要說明的，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有一百五十八位教會領袖被召到北平開大會推行「三自愛國運動」自治，自養，自傳。同時互選了二十五人組成一個籌備委員會去籌劃未來中國教會藍圖。本色教會，似乎復甦起來，但是數十年後的今天，回首前塵，舊夢依稀，念及神的教會，此情此景，有心人不禁潸然淚下。

B、本色神學

「本色教會」與「本色神學」不同。前者是組織牧養問題，後者是學術思想問題。兩者息息相關，有唇亡齒寒的連繫。福音傳入中國，百多年來，教會還未能自立，且多災多難，流離失所，故在本色神學方面未能立足，其原因很多。

1. 首先從學術的角度來分析，徐松石牧師在其巨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提出四個獨特見解：

第一個大原因 -- 「乃本色基督教文字尚未建立。繙譯外國的書籍，多過中國人自寫的書籍。這些書刊，出產於外國，作者是外國人，引證材料取自外國，內容所針對的是外國環境。今日還有許多中國人，誤會基督教為舶來教，誤會基督教書籍為舶來文學。因此，一般還未信主的中國人，總對基督教文字，存著一種有界限的心理。」(第三七二頁)

第二個大原因 -- 「乃除聖經外，基督教力的文學還少。我們知道文學有知的文學和力的文學 (亦稱情的文學) 兩大類。手裏一篇文章，讀了一遍，清楚明白之後，便不想再讀，這是知的文學。讀了一次，再要閱讀，甚至百讀不厭，這是情的文學。知的文學大部份達到人的腦子，情的文學則大部份達到我們的肺腑。基督教知的文學，範圍很廣，不必縷述。當然其中的一部份也帶著不少情的性質。但基督教情的文學，如詩歌、小說和富有藝術性的文字等，則目前還是貧乏得很。」(第三七二頁)

第三個大原因 -- 「乃基督教傳入中國，適逢中國最荏弱的時代。與佛教傳入中國，適在中國最盛的時代不同。自乾嘉以前，中國國勢強，自道光以後，中國國勢弱。強則本國文化被人景慕，弱則本國文化被人鄙視。強則本國文化有鼓舞力，弱則本國學者自失信心。任何宗教文學，由強國傳於弱國，倘若有人自命為上國衣冠，則一方面很容易引起本地人民的戒懼和反感，另方面很容易使外來文學與本國文化距離更遠。基督教知的文學，能執筆的人已經不多。基督教情的文學，能執筆者就更少了。天竺高僧來華，並不忽視中國文化。他們窮年屹屹於中國文學，所以與中國人十分接近。中國古代高僧，亦多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深有基礎。故此本色的中國佛教文學，很容易的建立起來。撫今追昔，令人感慨不已。」(第三七三頁)

第四個大原因 -- 「就是中國的基督教文學，在靈裏面還未充實。世俗文學有知的文學和情的文學之分。基督教文學，卻要再進一層，加上靈的質素。富於知的人，未必富於情。清朝大文學家方苞能作文而不善作詩，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富於知又富於情的人，仍然未必富於靈性。既能繡鳳雕龍，又能吟風弄月，未必就能寫出優良的基督教文字。例如世界有名的讚美詩，作者必定先有切身深刻屬靈經驗。否則辭華堆垛，只是無病呻吟而已。沒有聖靈充滿，永遠寫不出偉大的基督教文字，這是必然的道理。基督教文學是屬靈的文學。有意為主執筆者，應當多多自勉。」(第三七四頁)

2. 其次從思想的觀點上來分析，章力生博士在其「人文主義批判」一書中，指出中國學人在思想上犯了一種極嚴重的病態，對基督教神學有直接的致命傷。他說這種病態「便是不信上帝，褻瀆真神；或雖侈談上帝，乃僅憑其私意揣摩，卻絕對不敬畏上帝，使

一位至聖至善，全知全能的真神成為一個哲學的名詞，抽象的符號，從而把鬼神並稱，以神人同位。」(第一五七頁)這種病態表現出無神思想的流毒。

3. 最後從思維的自由上來分析，羅蘭夫人曾說：「不自由，毋寧死。」倘若中國基督徒在神學思想上失去自由，當然不能建立一個獨立的神學體系。這點和「本色教會」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要建立本色神學，中國基督徒必須爭取下面幾種自由：

第一，有放棄宗派神學的自由 -- 過去百多年來，神使用了不同的宗派差會在中國播下福音的種子，神也藉各宗派所設立的神學院、聖經學院培育了不少福音戰士，這些福澤是我們身為中國人沒齒難忘的。不過，事實證明在中國、東南亞各地，數十年來將華人教會分裂，使傳道人及信徒在小節上互爭的就是宗派問題。所以真正的本色神學，思想上須不受宗派藩籬的綁繫，而能歸回到聖經真理上，因為福音不單是為猶太人，乃是為一切相信的人。耶穌基督是萬人的救主。保羅說：「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耶穌基督。」故此，宗派來華先後，絕不能有專權的福利。

第二，有教會行政民主的自由 -- 過去中國教會失敗至慘且重的就是行政上極權。西教士來華宣道，其愛心固然可嘉，但未能在教會行政上推行民主作風，是萬分可悲的。教會行政操於少數人手上，對外常產生宗派間的歧見，區域性的歧視，和民主精神的瓦解；對內則影響到經濟措施，傳道計劃，神學思想，選拔新才，教會自立和信徒自覺的精神。為了教會的前途，為了下一代的領袖，我們除了盡力追求靈命復興外，也應設法提倡神的僕人們應有的權利，合乎人道的薪金，住屋津貼，醫藥保險，兒女教育，工餘進修，養老儲蓄等，使基督徒學者、牧師、傳道專心主工，多多寫作，將思想發於文字，使中國神學思想更加充實。

第三，有創造和批判的自由 -- 神的話是兩刃的利劍能刺透人心，這是神學思想上創造的本能。我們必須堅信神的道有絕對的權威，任何神學思想，必須建基於聖經上。勇敢的基督徒，今天不再和守舊派躲在井底稱屬靈了，也不怕和現代的不信派同在戰場上決勝負了。實際上，每一位中國基督徒都有作神學家的資格和盼望，將聖經的真理純正地、明確地、有系統地用中國的語言，通過中國的歷史文化，向中國人及全人類闡明。創造是廣度的問題，批判是深度的問題，本色神學不能忽視中國文化主流及西方哲學思想。中國基督徒學者們必須深入，了解，融會，貫通中國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以聖經立場去批判，指出和建立正確的方向和路線。

C、本色神學教育

「本色神學」與「本色神學教育」又不同。前者是學術思想的問題，後者卻是教育方法的問題。換言之，「本色神學」是討論內容、本質、涵量、體系和流變等要項。「本色神學教育」是研究怎樣發揮本色神學的內容，怎樣增強師資以充實本色神學的本質，怎樣培育學人以擴大本色神學的涵量，怎樣聯合各教會建立一個合乎聖經的完整神學體系，及怎樣審核，推進，及決定神學的方向和路線等步驟。

回顧中國神學教育的流變，實在令人痛心，計自一八六六年英國長老會在廈門鼓浪嶼首創一所專門訓練傳道人才的「神學院」，中國的神學教育亦算有百多年歷史。可惜神學思想與神學教育，都被中國的政局牽制，沒有好好建立的機會。這也是有心神學之士所痛惜的。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也可以體會到神的手一步一步在拖帶和領導中國的基督徒，從痛苦的歷史過程中看到前面應走的路。

1. 神學教育演變的七個時期 -- 根據前金陵神學院院長誠靜怡博士的分析，中國神學教育自福音傳入後可列為五個階段：

(a) 神學教育預備的時代 (1807-1842)。馬禮遜來華傳道，訓練信徒梁發並創設英華書院等。

(b) 神學教育萌芽的時代 (1842-1866)。其實這個時期也談不上甚麼「神學教育」，只不過有些西國教士來華後，熱心在家中教導華人學道，開設訓練班等。及後到一八六四年狄攷文牧師在山東登州府成立「聖道書院」，後來演成齊魯大學，才算是神學教育的開端。

(c) 神學教育發展的時代 (1866-1900)。自長老會於一八六六年在廈門正式開辦神學院後，不少差會也紛紛自立門戶，廣收學生，教師大都是歐美人士。課程無疑是全盤西式；學生入院者，程度，動機不一。

(d) 神學教育聯合的時代 (1900-1934)。廿世紀以後，由於政治，學術思潮的影響，如一九零零年「庚子事件」，一九一一年「民國建立」，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九二七年「非基督教運動」等，刺激起西國差會在佈道事工和教育各方面走向聯合的道路。

(e) 神學教育變遷的時代 (1934-1950)。自中日戰爭爆發，全國受波動，教會被逼遷，神學院停辦，師生逃亡，比比皆是。有些神學院雖在勝利後復課，但是加上朝政不定，大陸變色，又再遷徙。

趙天恩博士在第一次神學教育研討會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提出自一九五零年後，神學教育進入第六個階段。

(f) 神學教育海外延伸的時代 (1950-1972)。趙氏說：「這二十幾年也正是我們所處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有三：

(1) 各差會在國內所辦的神學院延伸至香港和臺灣。

(2) 東南亞各地教會按環境的需要設立自己的神學院。

(3) 神學院量多而質少，多有重複，少有合作，可以說是退到一九零零時代的光景。」

自從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先後在香港及碧瑤召開之後，亞洲各華人教會，神學院代表都分別提出現況報告，加上深入的研究、討論，最後付諸行動組成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積極推動工作。這些指標都明顯地指向神學教育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復甦。故此，這個新的階段堪稱為「神學教育復甦時代」。

(g) 神學教育復甦的時代 (1972-)。兩次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皆一致指出，神在這末世的時代，要在中國教會中做奇妙的工作。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教會所受的苦頭實在太多了，中國神學教育人士遷徙逃亡，在海隅重整旗鼓，痛定思痛之餘，無不為前途戰兢。細察這個復甦時代的初期，充滿朝氣和希望。

2. 神學教育復甦的五大特徵：

第一屆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於一九七二年春假香港馬禮遜館召開。在中國教會和神學教育歷史上實屬創舉，因為以前在國內或在東南亞召開的神學會議大都是各國綜合性的，而且均由西國人士支持及領導。但這次大會，純由華人主持，用國語講述。所討論的問題都與教會有密切的關係，亦非常切合實際，到處表現出傳福音的迫切感。這種復甦現象從下面五個特徵可見一斑：

(a) 以聖道和禱告開始 -- 開會禮講員滕近輝博士聲明，「在籌備這次會議的時候，各委員感覺此次會議，應當以主的話和禱告為開始。」

(b) 有本色的實質與行動 -- 神學教育研討會完全由中國人召集，在中國的地方用中國的語言，論中國的要務，這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會後純由福音派華人基督徒組織成「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這個行動在中國教會史上，是劃時代的事蹟。

(c) 具合一性的團結 -- 中國人一向都被邀請為「一盤散沙」，但在這個復甦時代的開始，各人都呈同心的態度，來自香港，臺灣，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及美洲各地的代表均能同心合意的為中文神學教育的前途而努力，這在中國教會歷史上尚屬創舉。

(d) 與教會打成一片 -- 認定神學教育不能與今日教會脫節，桑安柱牧師呼籲：「神學教育極需供應現今時代教會實際的需要。」黃彼得牧師在「東南亞華僑教會之責任與神學訓練之方針」一文中強調，「神把這些在社會上有領導作用的份子委身給教會，是要華僑教會對這個世代負起更重大的責任。那就在傳福音上，建立教會上，及神學思想上都要負重要的領導作用。」艾得理牧師在「神學教育與教會」一文中說得更好：「今天我們不能再依賴西方式的神學訓練，應當有亞洲的神學家出來，解釋福音如何能在各種不同的亞洲文化中影響人的生命。」

(e) 負重大的佈道天職 -- 神學復興時代的現象，從積極的海外佈道成果可表現出來。鄭果牧師論到今天華人教會不單只要顧及神學教育工作以培養更多工人，更要伸手接棒，繼續奔走前面的道路。鄭牧師在「海外宣道」(五卷四期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出版)發表「中國差會應走的路線」，明確地刻劃出將來本色教會所探的佈道方向和行動。雖然本色神學教育一向都不為中國人重視，但是在這個廿世紀的七十年代裏，很明顯地神親自動工。一九七二年初在香港馬禮遜館召開的首屆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及次年在菲律賓碧瑤舉行的第二屆研討會，不獨是召聚了一班有志於神學教育的人士作建設性的會談，更為中國神學打開了一條康莊大道。今後的路途是遙遠的，今後的工作是艱鉅的。但願中國基督徒能清楚看見：神學思想需要從神學教育中培養出來。同時神學教育需要神的教會的關懷，重視和支持。一九七六年八月在香港召開首次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之後，菲律賓聖經神學院院長馬有藻博士有感於神學教育而發出三個響亮的口號：「一、神學教育 -- 是中國教會前途的要鑰。二、中國教會 -- 是神學教育前途之要鑰。三、神學教育與中國教會是彼此存亡的要鑰。」(見東南亞中文神學教育聯訊第九期，一九七七年二月)深信本色神學的建立有美好的遠景，更期望這個神學復興的時代能在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三、本色神學芻議的過程及特徵

自一九二三年「本色運動」在當時各種政治、思想及宗教情勢之下發生後，一直都沒有甚麼進展。加上「本色」兩字，一則似是較難規範其意義，另則易引人作排外之感，故不為一般基督徒所重視。當然亦無一個有系統、較明確的研究內容與方向：作為本色神學的入門。本文由於篇幅所限，對「本色教會」及「本色神學教育」兩方面暫且不能詳細論述，單就「本色神學」這方面提供一點意見，希望鼓舞起更多讀者作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種簡介，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萬望原諒。

A、五四運動時期

教會「本色化」是五四運動時代基督教協進會所首倡的，一九二二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一次大會在上海舉行的時候，各地教會正形於衝突分裂。劉廷芳博士當時一篇演詞，震動大眾，激勵民心，劉氏聲言「我們要共認有互異之意見，而相愛決乎一致」(Let us agree to differ but resolve to Love)。

劉氏為中國早期傑出基督徒文字工作者，曾主編「真理與生命」月刊，並獨力主辦「紫晶」季刊，積極鼓吹基督教由真善而盡美化。五四運動時，上海一班信徒組辦「中華基督教文社」，劉氏則為有力發起人之一。為推進教會文字工作，不遺餘力。劉氏善音樂，挺身出任由七宗派合組之「聖樂委員會」主席，編印「普天頌讚」詩本，對後世教會崇拜聚會助益不少。

劉氏亦為活躍的教會領袖，他對本色教會運動的推崇，後人毀譽參半。劉氏發表過不少有關「本色神學」一類的文章支持協進會所倡導的運動，然而他的主張無非是「使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納入於基督真理之中」。(見周億孚「基督教與中國」第二四九頁)

基督教全國大會會發表一項「教會宣言」鼓吹本色運動，其中第二段列舉九條關於「本色教會」的意見，其間第三、第六及第七條說：

「三、我們對於西來的古傳、儀式、組織，倘若不事批評，專做大體的抄襲，卑鄙的摹仿，實在是不利於『中華基督教』永久實在的建設，這是我們教會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們請求國內耶穌基督的門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統的捐輸，達到自養的目的。由果決的實習，不怕試驗，不懼失敗，而達到自治的正鵠。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領袖的栽培，及摯切的個人傳道，而達到自傳的目的。」

「七、我們宣告時期已到，吾中華信徒，應用謹慎的研究，放膽的試驗，自己刪定教會的禮節和儀式，教會的組織和系統，以及教會佈道及推廣的方法，務求一切都能輔導現在的教會，成為中國本色的教會。」(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二七五頁)

當時的趨勢是偏重在教會的本色化而忽略了聖經的原則和聖靈的能力。一方面，到處鼓吹中國信徒要爭取自理、自養、自傳的地位。在行政上、經濟上、工作上皆以中國人為主體。華人教會，林立於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廣東等六百餘處。另方面將教會聚會儀式改頭換面以表揚中國文化。例如在主日崇拜時燃點蠟燭，跪著背誦經文和禱告；將原有中譯聖詩譜加入民謠或古詩，使崇拜氣氛也中國化起來。在基督教雜誌裏，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類的文章層出不窮，這種皮毛上的「本色」沒有生根，何能長大呢？難怪這個「本色教會」受五四運動思潮而催生，也不久隨之而夭折了。

「本色教會」運動受夭折，「本色神學」思想卻沒有完全被摧殘。當時專心從事神學教育的賈玉銘牧師目觀中國教會深受日新月異之學術思潮所排斥，遂義不容辭，精心寫作。於一九二一年發表「神道學」巨著凡七百餘頁。書中詳論神學範圍：天然神學，啟示神學，神之性功，原人之由來，聖靈之職務，靈命之生活，來生之必有，及教會之組合各端。可謂中國教會歷史上最早期而又最廣博之神學論文。賈氏雖未正面討論「本色」之重要，其重點也不外乎：「將我基督教純粹之真理，追本窮源，闡發推繹，以介紹於中國教會。」

論到中國基督教的神學，賈氏指出：「我基督教中神學的歷史與沿革姑置勿論，即今日泰西各教會中的神學，其純粹的固可參用，其理論新異而不純粹的，吾人決不可採取。因我中國教會正在建設基礎尚未鞏固，不得以種種的新思潮，以及謬解經旨的新學說，以動搖我中國基督教會的根基。」（第四八頁）

B、國內「三自」時期

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後，逃亡海外的基督徒固然很多，但留在竹幕後的為數也不少。留在國內多年的賴恩融牧師所著的「風雨中的教會」一書指出：「宣教機構開始命令他們的傳教士撤退，有些在一九五零年離開，大多數於一九五一年撤出……就是這樣……結束了百多年來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宗教工作。」（第五頁）

一九五零年九月，基督徒們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吳耀宗及燕京大學教授兼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等四十人領導之下，發表了一項聯合宣言，此行動之基本方針之一是：「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用有效的辦法，培養一般信徒愛國愛民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國基督教過去所倡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運動，已有相當成就，今後應在最短期內完成此任務。同時提倡自我批評，在各種工作上實行檢討整理，精簡節約，以達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標。」

這項宣言，替三十年前的「本色運動」重新穿上一套政治的艷裝。實際上五十年代的運動，純粹是將教會政治化，根本與教會本色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吳耀宗一再向各教會的領袖保證三自運動決不干涉教會內政，在三自運動第二次大會中特別報告說：「三自運動的目的，是要將中國各教會聯合一起，自立的意思並不是要改變各教會的組織。……自養的意思並不是要干涉教會財政。……自傳的意思並不是要修改統一教會信條。……我們應尊重各教會的信條，組織與儀式的不同之處。」（見「風雨中的教會」第三十七頁）

可惜吳耀宗的話沒有一句兌現，相反的，許多神的忠僕卻失去了自由。賴恩融牧師記述在這個三自風潮的漩渦裏，「王明道乃是三自運動中最大的一根刺，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一切，他都代表了。」(第十三頁)同時，倪柝聲也被「監禁起來」。(第二十八頁)「八十歲的賈玉銘牧師被兩百個牧師控訴，他講道的執照被吊銷。」(第三十四頁)還有很多主的忠僕得到了他們「生命的冠冕」。在這種歷史背景籠罩之下，難怪流散海外的基督徒們，每提及與「三自運動」有關的「本色」兩字就不寒而慄。

C、海外流散時期

忍痛離別家園的千千萬萬基督徒們，在海角天涯無不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樣望中原而淚下，但是，流亡的苦楚並不減輕他們愛主傳道的熱心。許多牧師，傳道，信徒到了香港，臺灣及東南亞各地後，目睹千萬生靈無真神，無盼望。雖然自己生活還未安定，便熱切四出傳福音帶人歸主。二十多年來，雖不提「本色」兩字，基督徒卻可以在亞洲，歐美各國，廣傳救主福音，建立堅強教會，培育大量新才。在這段苦難的生活過程中，很自然地適合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風土人情，隨機應變，在絕望的境況中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在這個希望裏，大家都不求教會在形式上有任何本色化，也不談教會在組織上有甚麼統一化，更不望政治對教會有任何改革化；一致的把精力都集中在傳福音，救亡魂的大使命上。

在這些流亡的生活年間，好些基督徒學人，牧師，神學生卻靜悄悄地在研究本色神學，有時發表論說，使本色神學這個課題繼續放出光芒。以下六位學人的介紹，非常簡單，而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希望有心人肯視之為研究提示，親自深入追求，不單求知識上的明白，更希望能加上演繹和批判，使本色神學的內涵更得充實，使本色神學思想體系能早日離開「探索」，「芻議」，「前言」，「綱領」的地步，而向著「完整體系」，「實際結論」，「積極推行」的目標邁進。

1. 周億孚

在周氏撰「基督之道當如何在中華文化上扎根」一文中，他以歷史家的眼光去探求本色神學內容之深奧處。先列舉世界上五大文化(埃及，印度，希伯來，希臘與中國)與宗教之密切關係。他認為「有文化就有宗教，宗教藉著文化以發展，文化亦為傳揚宗教的工具」。然後詳細分析中國文化與宗教的關係，從儒、道、墨、釋諸家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天道內容，盛衰因素說明與中國文化與宗教之關鍵。周氏總結指出「中國儒、道、墨、釋各家的思想，亦是在耶穌基督臨世之前為上帝所啟示的。如儒家的仁愛，道家的謙卑，墨家的兼愛，釋家的慈悲，都含有基督教思想的一部份。但各有所偏，不能完全而已。所以耶穌基督說：「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五 17)現在我們根據這種指示，

一方面要將儒、道、墨、釋各家思想的精純部份，歸納入基督教教義之中，同時，要將基督真理補充各家思想之不足，來成全它的內容，使基督的道，得以充滿中國的思想界，達成中華民族完全歸主的目的，以榮耀上帝。」（見「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第二三六頁）

最後周氏提出五項要點，作為繼續推動中國本色教會的論點。

(1) 以中國古代崇拜上帝的事實為中華基督教的基礎。

(2) 以儒、道、墨、釋各家學說來闡明天道的神學思想，解釋基督教教義。

(3) 根據聖經真理，補充儒、道、墨、釋各家思想之不足，完成中華基督教整個真理系統。

(4) 彙集誠（靜怡），劉（廷芳），徐（寶謙），趙（紫宸）等各先進同道的著作，及全國基督教大會的建議，作為神學院的參考材料。並搜集現代基督徒作家的著作，如吳雷川校長的「中國文化與基督教」，謝扶雅教授的「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徐松石牧師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及薛光前英文本「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義」等書為研究資料。

(5) 聯合各宗派教會及出版社，組織「中華基督教神學社」，共同合作研究，出版中華基督教神學叢書。（第二三七頁）

2. 謝扶雅

在「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一書中，謝扶雅教授在八十三歲高齡時撰寫了八篇文章，其中四篇詳論有關本色神學，茲將其思想大意介紹一二：

謝扶雅指出今天中國神學界裏缺乏一本系統神學，他寫道：「西方自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以來，迄至今日，一千七百多年，各代各家所寫的系統神學，何止汗牛充棟。這回也該讓東方的炎黃胄裔 -- 上帝所未嘗擯棄的兒女 -- 用他們的語言文字，和構想方式，來寫寫他們關於天父的信仰了。」（見「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第九頁）

謝氏主張中國系統神學的組織可借用古希臘哲學三大論 -- 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作為一個主要綱領，因為認識論好比一個雞蛋的外殼或一個果園的牆垣；本體論好比蛋白或果樹；價值論好比蛋黃和果子。根據謝氏的意見，系統神學應從這三個基本原則來討論。

(1) 從認識論探究神學 -- 這是神學上求知的問題，人怎樣可以知道神，認識神而信靠神。

道家主張神秘主義，老子說過：「道可道，非常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宋明理學主張天人合一，「天命之謂性」，「仁心即天性」。這是直覺法。儒家主張中庸之道，採取「執兩用中」的方法。

基督教主張「上帝雖曾一度完全啟示祂自己於耶穌基督之中，我們則須靠賴聖靈不斷持續努力，不要如在朦朧不清的摸索，終有一天可以面對面觀見真神」。(第十一頁)

(2) 從本體探究神學 -- 這是神學上研究神的存在與神的本質問題，謝教授認為「上帝的存在是無待論證的，一切論證是多餘的，上帝本身超時空，超因果，負絕塵寰，言語道斷，不可思議。但這並不是說上帝是木然孑然孤處於大千世界之外，之上而不與世間接觸」。

謝氏主張神的存在，正如莊子所描繪的「道無乎不在」，「在螻蟻」，「在瓦礫」，「在屎溺」；又確如老子所說，這是「周行而不殆」；又好像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基督教則指明「耶穌具神人兩性。就祂的神性而言，祂本與上帝同體，道與上帝自太初便即同在，上帝假拿撒勒人耶穌投入人世，活靈活現地啟示祂自己而釘死十字架後，復活為這啟示的高潮。這是超乎真善美之神聖，我們如欲體會上帝，證驗上帝，除效法耶穌，背起十字架而將罪惡釘死，換得新人而外，別無任何途徑可尋」。(第十二頁)

論到神的屬性，謝氏認為「上帝的屬性、慈愛、公義、全能.....是數不盡的」。又說中國哲學對上帝屬性的看法是明顯的，是道德的。易繫辭傳曾稱：「天地之大德曰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合謂三才。照謝氏的看法，「天」字從一從大，意味著一位大人格，而得為地上萬物所企慕而景從，又「仁」字被詁為「仁者人也」，從人從二，而天正是最「大」的「一」位仁人。這種解釋，就將中國的正統哲學和以色列律法的總綱相比相連了。(第十三頁)

(3) 從價值論探究神學 -- 這是神學上的救贖問題，謝氏認為中國固有思想缺乏「救贖」的教義。但是感恩報本的觀念與實行，並不稍遜於任何民族。他將中國的「立己」，「達己」和聖經教訓「愛主你的神」相通，又認為中國的「立人」，「達人」亦與聖經教訓「愛鄰舍如自己」無異，更說孔子的「仁」與基督的「愛」就名異而實同。

此外謝氏在「我的一些未成熟的神學思想」一文中，根據東西方哲學體系之比較，用中庸的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依循周易的哲學「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業」的路線。自創了一個哲學體系，然後藉著這個哲學體系去建立他的神

學思想。特別提出邵雍 (1011-1077) 及王陽明 (1472-1528) 為例子來說明他的所謂「相依說的神學」(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第卅四至卅八頁)

謝教授的新論，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和抨擊，只望有志者，多讀聖經，堅信神的聖道，然後 = 加以慎思明辨，深信本色神學會有美好的前途。

3. 周聯華

關心中國神學思想的人很多，但真正化時間去研究，去寫作，去建立一個神學體系的為數甚少。

不久以前周聯華牧師會發表了六篇文章，討論中國神學思想的重要，他以「建立中國神學思想的前言」為題，從六個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基督徒在神學思想上的重任。雖然他不用「本色神學」這個名詞，不過所討論的和一般學者們研究的本色神學思想相同，所以在此有提點的必要。希望這個「前言」能引發更多牧師，學人作進一步的合作，書寫，使中國神學思想有一個完整的「內容」，和正確的「結論」。這樣，中國教會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神學教育的展望更是美好的。

周聯華在「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第一零零至一二八頁中，提出六點大致如下：

(1)「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從中國的歷史角度而論，周氏指出自從基督教傳到中國以後，始終遭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歧視。有三個明顯的歷史例證：

唐朝景教的興衰 (635-845 A.D.)。

元代天主教也里可溫教的活動。

明末基督教再度傳入及消失。(第一零零頁)

(2)「耶穌是普世救主」-- 周氏進一步強調「神學思想是有國籍的」。耶穌的救恩其本身沒有時空地域的限制，但是要把這個救恩「宣揚」到萬邦，就少不免與各邦各族的言語、文化、政治、風俗有關係。正如聖經記載：「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腓二 10-11) 周氏說：耶穌是普世救主，乃在於「猶太人稱祂是猶太人的主，美國人稱他是美國人的主，德國人稱祂是德國人的主.....中國人稱祂是中國人的主」。(第一零三頁)

(3)「基督與文化」-- 歷代以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似乎各不相容，甚至基督「教」這個外來的東西還有侵略的行動。但周氏明顯地從另一個角度去指出「基督」與「文化」有衝突的理由，他說，「基督是上帝的作為 -- 祂道成肉身，住在人間；文化是

人的成就 -- 人以他的智慧，能力完成自己的作品，包括政府，社會，文藝等人間的組織與傑作。」

「我們不能像某些信徒一樣，接受基督就接受了外國的那一套，而忘了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在人生體驗中已經經歷過基督的恩惠，決不放棄。基督徒確在兩難之間，我們既不能拋棄了中國的一切，去勉強接受外國的基督信仰；也不能把基督的信仰勉強遷就，削足適履的裝入中國文化裏面。」

「當前的急務是一面除掉基督教教義中的外國成份 -- 那些僅見外衣，不是信仰的核心；另一方面以中國人的觀點來閱讀聖經，尋求中國傳統與基督信仰的接觸點，逐漸形成中國的神學思想。」

「基督是上帝的作為；文化是人間的成就。這麼說來，不是其間永遠有衝突，沒有協調的一天嗎？事實上，我們不必那麼悲觀，別忘了，文化雖是人間的成就，但是人卻是上帝的創作呀！」（第一零五頁）

（4）「一個讀古書的中國人看舊約中的上帝」 -- 周氏第四個神學要點是要說明上帝的歷史性和在歷史過程中與人的關係。他的結論指出：「如果以同情的目光來看基督信仰，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不相抗拒，還有著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這些不謀而合的相似之處，正告訴我們，我國古書中的上帝，與聖經中的耶和華是同一位上帝。」

（5）「橋樑」與「全成」 -- 周氏第五個論點是神學上的啟示問題。他強調「我們中國人無論是古代、現代，或未來也都是上帝所創造的，我們也是按照著上帝的形像而造的.....上帝的確在古時已經啟示了我們，正像祂啟示了舊約中的以色列和其他民族一樣.....固然以色列是特別為耶和華所揀選的，而且在祂的美好旨意下，彌賽亞要從猶太支派降生下世。但是當猶太人遺棄了耶穌以後，亞伯拉罕的子孫（猶太人）與黃帝的子孫（中國人）沒有甚麼分別，因為亞伯拉罕的子孫不能憑著肉體，也一定要信耶穌基督才能得救。我們黃帝的子孫更不能想著我們曾經在若干方面看到上帝而能獲得救恩，我們也一定要信耶穌基督才能得救。」（第一零九頁）

無可否認，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但周氏說：「顯然，我們還是有著缺點的，基督來是要成全，使我們接受基督以後，才能達到與主同在的最高境界。」（第一零九頁）

（6）「從西方神學思想的形成時期說起」 -- 周氏再從歷史的角度，將主升天後三百年內的教會發展分作三個時期，縷述每時期的神學重點及異端，並指出這種神學思想與時代的改變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最後宣稱：「現在已經是建立中國神學思想的時期了。」

在這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中，西教士們盡力以適應中國的風土人情，文化習例，卻無法使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在中國生根。這期間還發生過至少四次的大教難，每一次的教難都有濃厚的排外思想，以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道德，教育的純潔。

一六一六年沈滄發動的南京教案。

一六五九年楊光先發動的欽天監教案。

一九零零年剛毅、毓賢等支持的義和團之亂。

一九二二年由北平學生們發起的非基督教同盟。

時至今日，流亡海外的基督徒們，痛定思痛之餘，分別提倡中國神學的重要性，周氏說：「我們不是消極的，怕非基督徒的誤解而提倡建立中國的神學思想；而是我們確有使神學思想加重本土氣息的必要。.....建立中國神學思想並非改變基督，而是以中國人的想法來默想基督，以中國人的語言來介紹基督給中國人聽。.....我們不必做猶太人，也不必做德國人或英美人。我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國基督徒，以中國人的觀點來了解這位普世的救主。」(第一零一頁)

周聯華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基督信仰與中國」一書中，提出「教會本色化的路線」一個新思想，值得研究本色神學的人去討論和建造。周氏說：「教會本色化不是從現在方開始，遠在一九二二年反基同盟之事件以後，基督教協進會即行提倡本色化運動。從實際事工方面會提出三自運動之口號 -- 自養、自治、自傳。近年來中共多方逼迫教會，並利用三自運動之口號，故筆者特提倡四立運動 -- 經濟獨立、行政獨立，傳揚獨立、和思想獨立。思想獨立就是以中國人之觀點來解釋我人之信仰，成立中國之神學。」(第一零一頁)

周氏將「三自運動」改為「四立運動」，誠然是一個更具體，更受歡迎的倡議。周氏對聖經的信仰，立場非常堅定，同時對中國文化又極之推重。以這樣的背景談本色運動是有功效的。他還強調：「崇拜是教會生活極重要之一環，禮儀及崇拜形式包括傳教，象徵都應立求中國化。中國人講求禮儀，因之婚喪之儀式亦須不違背聖經，又合乎國情，表達出中國人之情感。總之要不矯作，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國人生活中之一部份，這樣基督教才能在中國生根。」(第一零一頁)

4. 章力生

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學者神的忠僕章力生博士除了講學傳道之外，夜以繼日，著書證道。計有「基督論」，「聖道通詮」，「聖道證言」，「救世之道」，「生命之道」，

「立國之道」，「修己之道」，「原道」，「信心的試煉」，「孫文主義的神學基礎」，「人文主義批判」，「東方宣道戰略」及其他散文、英文作品等。章博士早歲反教不信真神，醉心革命；中年慕道，沉迷儒釋道三教，致力高級教育事業，企圖復興東方文化。對中國宗教，哲學，道德，倫理，無不融會貫通，成為博學多才之專家。五十年後，蒙神光照，恍悟聖道，悔改皈主。此後，到處廣傳基督福音，昕夕不輟，著書證道，情辭迫切，字字血淚，感人甚深。雖然章氏沒有撰寫長文提倡本色神學，但其著述之豐富，思想之磅礴，國學之深湛，衛道之勇毅，聖經之詳盡，足以供給提倡本色神學者採納及參考。

不久之前，章博士因讀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戴紹曾所作向中國教會「誠懇的剖白」一文有感，遂撰「略論本土教會的真諦」短文，分述本土教會的誤解，根基和使命。章氏說：

「一個真正的『本土教會』，首貴能在其本土『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賽卅七 31）。不要依附寄生，白佔地土，而在萬軍之耶和華，總體作戰的行列中，要挺身昂首，衛鋒陷陣，為神的國度，打美好的仗。」

「我們要建立『本土教會』，必須運用一種新的宣道戰略，創造一種社會與文化的環境，藉此有利於福音的傳揚，並且能在異教的國土中深深扎根。」

「建立『本土教會』更重大的意義，乃是在動員全世界各處的聖徒。……因此，『本土教會』的發展，絕不是宣教聖工的『死亡』，乃正是普世教會的『新生』。這乃是宣教聖工真正開始向世界開展，也就是教會開闢『第二戰場』的新攻勢，尤為普世聖徒的總動員，來切實參加教會聖工的教會大復興運動。」（刊於「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第一九三至一九七頁）

章博士在「立國之道」巨著中曾指出「中華神學之異端」。他說「現在有些相信『社會福音』的所謂『基督教』（？）學者，本末倒置，謬以哲學為神學的基礎；根本昧於基督聖道超越時間空間的絕對性；以及「一主，一信，一上帝」（弗四 5-6）的真理。妄想使神學民族化，建立甚麼「中華基督教的神學」；從而無視舊約新約一脈相承的整個體系，張冠李戴，曲解「成全律法」的經義；想把舊瓶裝新酒；強使聖道與異教相和合；又復牽強附會，把「我是真理，道路，生命」（約十四 6）解釋為「真理即是科學的目的，道路即是民主的實踐，而生命更是最高真理與最高道路相密織的契機」（謝扶雅語）。這又無啻把永生神子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比作一位凡俗的科學哲學的導師，和民主運動的領袖，如此代神立言，隨便照私意曲解（彼後一 20-21），不僅違反聖經的真理，抑且否認主耶穌的神性。（第七十四頁）

一九七一年初，章博士將其英文原著「東方宣道戰略」用中文出版。書中直接指出如果本色神學，或者任何神學之路線有所偏差，必會帶來宗教和神學上四種嚴重的大混亂：

第一種大混亂 -- 乃由於不辨宗教與文化之分際。

第二種大混亂 -- 乃由於不辨宗教本質的真假。

第三種大混亂 -- 乃由於不辨聖經正統信仰和人文主義的新神學之異點。

第四種大混亂 -- 乃由於不明基督教之獨一至尊性 (第五十頁)。研究本色神學者不可不慎。

章氏「人文主義批判」一書，除評論東西方人文主義之本質、虛妄、流毒外，還以一個已經重生得救的高級人文主義者的現身說法，給現代的人文主義者當頭一棒。力諫學者與信徒，尤其倡導中國本色神學的有志之士要多讀經祈禱，朝夕靈修，依靠聖靈的大能，為真道爭辯。章博士行文氣勢雄偉，如長江大水，一瀉萬里，永流不息。且處處流露聖靈的威力，字字感人，充滿愛的責備和鼓勵。該書直接與本色神學思想有關的建議，大致有下列數端：

(1) 主耶穌是永生的神子，是真神至高的啟示，惟有祂把真神表明出來。一切神學思想必須根基於此。章博士力斥胡適 (前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國新文化運動首領) 的「神滅論」；吳稚暉 (黨元老，領導科學人生觀的先鋒) 的「滅靈論」；錢穆 (香港新亞書院院長，近代儒家宗師) 的「唯道論」；和林語堂 (幽默大師，近代文學家) 的「信仰問題」。(第一五六至一九一頁)

(2) 中國固有的「天」和「道」的觀念，和聖經中基督教的三一真神，不可等量齊觀。章氏說：「我們只可響之為『水中之月』。水中之月與天上之月，雖為一物，但一乃為月之真體，一則為月之幻影。」(第一九四頁)

(3) 基督聖道在中國所以不能生根，原因很多。但主因乃在「聖道奧秘，未經闡明，以致榮耀福音，不能光照吾土 (林前四 3-4)；時人甚且惑於浮俗之見，以為僅係一種博愛思想，此離聖道真諦，實不知幾千萬里」。(第三四四頁)

(4) 神學思想必須以個人重生經歷開始，罪得赦免，有聖靈能力，始能澈悟聖道之奧秘，因為血氣之倫不能領會聖靈之事。(第二五二頁)

本色神學思想之建立，往往受當地文化之阻攔。章博士根據西方學者對聖道與文化的關係，提出三種態度：

(1)「以聖道附屬文化」-- 近代神學思想，企圖設法使基督教成為一種通俗的宗教，以適合現代人的需要。舉凡一切超然的神蹟，非人智所能解，非人力所能為者，一概不要，予以擴棄。這種方法使基督教成為一種哲學的體系，人類文化的一部，而非真神的啟示和救法。實際上這種神學思想，一方面「俗化聖道」，一方面「自我神化」。

(2)「以聖道摧毀文化」-- 有些神學思想認為人類罪性嚴重，絕難自救；人類的文化，不但無法救人，並且有礙福音的傳揚。這些人，往往篤信聖道，事主敬虔，靈性高超，走入一個「人濁我清」，「通猶不及」的另一種偏差，進遁通世嫉俗，放棄責任，單管所謂屬靈之事。對於國家、社會、人類文化，視為不潔之物，甚至抹煞人類理智正當的功用。

(3)「以聖道啟導文化」-- 堅持這態度的人，可以說是「不偏不倚，既不捨本逐末，投降文化；亦不因噎廢食，拋棄文化；因而因勢利導，啟蒙化迪，改造文化，潔淨文化，提高文化，倡明文化，使文化為神之僕，而成神之用，終乃道化文化。」(見「聖道通詮」第一八二至一八四頁)

5. 吳明節

自從東南亞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於一九七二年初成立後，舉行了兩次研討會。每次均有幾篇非常有價值的神學論文發表。信義神學院院長吳明節在第二屆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中，發表「中國本色化神學之探索」一文(該文登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版之第二屆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第一三五至一五五頁)。雖然，吳氏非常謙卑只以「探索」為學習的態度，提出中國本色神學方面的三大要素 -- 「神學之認可，語文之應用，和思想之發展。」可能因為這篇文章是對本色神學的「探索」，故沒有在整個本色神學體系上、內容上作深入的建議和討論。但是文中所提及的三大點，足以為現代中國本色神學思想的形成打了一針興奮劑。

首先，吳氏為中國本色神學這個重大問題被人忽略而感嘆，他說：「有識見的人，早就為此大聲疾呼了，但希奇的是：對此關係中國教會整個前途的大問題，中國的教會領袖，竟趕不上西方宣教師的關心；福音派的神學家，也趕不上自由派的神學家的熱切，這情況值得我們反省，值得我們檢討，更值得我們警覺。」(第一三七頁)

吳氏眼光獨到，明顯地指出本色化理論建立與進行有三大阻礙：

(1) 本色化會有使正統神學變質的危險。

(2) 本色化會有使基督教神學為人文主義所吸去的危險。

(3) 本色化會有使傳統抑制的混合論乘機崛興的危險。

吳氏提出這些危點後，更勇敢的說：「我們的神學本色化並不是把其他宗教，其他思想混雜起來。我們對人類的關懷，是基於聖經的訓導，『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神願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我們當前任務是尋求最好的方法，『把那些被魔鬼任意擄去的，挽回過來』。『接觸』並不等於『投降』；也不等於放棄立場的『同化』。在中國的神學本色化，雖然有不少阻礙，可是我們卻不能放棄這種努力。」(第一三八頁)

吳氏列舉三個聖經根據來支持中國本色神學的重要，他將建立本色神學的重點放在福音廣傳的大前提上。這點是值得現代學者們表揚和效法的。他還說：「神學本色化，並非救恩的改變，福音的轉換，也不是真理的混亂；乃是在神學的思想與實踐上，作技術性的適應。務使教會在中國本土深深扎根，以期更有效地搶救中國那些需要救恩而相信的同胞們。」(第一三九頁)

其次，吳氏用實際的方法提倡語文上的切實應用，他提出四項原則，供有志者參考：

(1)「寫的讀的，講的聽的，必須都能明白」-- 鼓勵學者們設法避免生澀難奧的詞句，力求大眾化。

(2)「尋求具有永久性的語彙或詞句，以作恰當的應用」-- 主張尋求嶄新的詞句，以適應當代的水準，並延長有效期的時間，但不失原文的正確意義。

(3)「創造使用並吸收中國化的詞句」尤其對深奧理論的繙譯，更要小心。

(4)「使用優美的時體文詞句」-- 寫作的人要注意文筆結構，字句選擇，段落分明，標點清楚，使文章充滿優美感。(第一四零至一四四頁)

最後吳氏強調中國本色化神學，並不是在教會外表上的統一化或行政的，經濟的以及形式的轉變。「本色化的神學，應該是在思想方面求發展。」他的思維路線可分為三方面：

(1) 認定中國的「天」和古書中的「上帝」並不是聖經中的天父上帝。吳氏說：「倘若我們推進神學本色化，把中國的『天』和『上帝』當作基督教的天父上帝，這不僅不是文化的美好接觸，反成為『自作多情』的『一廂情願』，更將加增儒學學者的鄙視與齒冷。」(第一五二頁)

(2) 認定中國文化是「人本」，並無「神本」的地位存在。他說：「中國本色化，並非使基督教的神學向中國文化投降，也不是把自己的立場混沒了。事實上中國文化並不可能承擔神學上的全部使命。」(第一五二頁)

(3) 認定中國文化有其「韌力」，「活力」，「吸力」，「墮性」，而基督教則有絕對性，因為耶穌基督是神為世人所預備的唯一救恩（徒四 12）。吳氏說：「我們的神學要求中國本色化，可是不能忘記也要求中國的文化成為基督化，這是我們使命的重要部份。我們應對那召我們賜智慧與聖靈的萬有之大主宰負責。」（第一五四頁）

更希望吳牧師幾句「尾語」成為今日致力於中國教會發展，中國神學教育的信徒們之暮鼓晨鐘。他說：「在中國的神學本色化，真是一個嚴重值得商榷的問題……讓我們回頭再看一下『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教會領袖如趙紫宸，誠靜怡，吳雷川，徐寶謙，劉廷芳等人在思想方面研究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思想調和的諸種問題，藉著文字向中國教會大力宣傳。但希奇的是他們所推動的本色，似乎拘限於當時『中國基督教協進會』所提倡的本色化。教會 -- 就是一個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範圍之內，在神學方面顯然的並未付之於積極的行動。這樣教會基本動力的神學不能配合教會本色化的推進。以致五十年來，仍看不到中國教會本色化的顯著成績。如今我們從神學著手，以求中國教會本色化，相信路線是走對了。」

但願主恩領今後的路程，使中國本色神學的道路不偏左右。更願致力於中國本色神學的人士「總要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6. 徐松石

自從一九六二年徐松石牧師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香港面世後，本色神學在內容上，明顯地比以前充實多了。到一九六五年徐氏另一名著「聖經與中國孝道的發揚」出版後，更為中國本色神學思想鋪下更穩固的道路。徐牧師談中國神學思想與中國道德文化之獨特接觸點是「一切歸於基督」。他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序言中，便明確指出，「基督教要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國的優良文化，也應藉著基督教，而變化更新，發揚光大。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當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一切都集中於主耶穌基督。因為基督是不分中外都需要的。……使基督教生根於中國文化環境，而同時在中國產生簇新的文化，最後的目標，只在令人靠主得救而已。」

徐氏的治學方法和思維路線，足以作研究中國本色神學者的規模。凡細讀徐氏著作的人，都會同意下列幾項觀察：

(1) 他對治學的態度非常嚴謹謙卑，從來沒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他能博覽羣經，對聖經非常熟識，隨意引用。

(2) 他行文細膩，層次分明，沒有嚴厲的責備，老是用愛心勸勉，旁徵博引，務求道理顯明，潛移默化，開導愚頑，充滿了「柔」的力量。

(3) 他寫作立場堅定，但不攻擊，舉例眾多，但不混亂，有君子的風度，有勇士的威嚴，時常用聖經真理作結束。

(4) 他論事推理務求客觀。對某事理，必將其長短兩面，儘量鋪陳，然後加以比較襯托分別高下，評定是非，最後方作結論。

(5) 他筆下帶有感情，經常加插平仄工整的五言，七言絕詩或律詩，使論理文章，增色不少。也就是他所說「情的文學」之明顯例證。

徐氏很少正面論述本色神學這個問題，也沒有多提「本色」這個名詞，但有一句話足以表明他的立場和思想。他說：「我們所追求的是本色的基督教，即主耶穌的基督教，而不是染了某國色彩的基督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二四三頁）既然如此，他的路線又如何呢？現在略述如下：

(1)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互有奇妙之處

基督教六大奇妙 -- 主耶穌基督，主選召門徒，基督教聖經，基督教會，猶太民族，和信徒的生活見證。這些奇妙之處，並不是世界上任何宗教可比擬的。中國文化六大奇妙：文化自生力，龐大擴張力，寓有追求、保守、綜合、融和的威力，集東方精神文化的大成，磅礴天下的精神和抱負，與希伯來文化雷同。這些奇妙之處，也是世界上其他文化罕見的。

看清楚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優點，提倡或反對本色神學思想的人便不會意氣用事，互相論斷，彼此攻擊了。蘇東坡詠廬山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第一三頁）或者可以作為研究者的精神。

(2) 基督教與儒佛道對人生的了解

徐氏對中國文學研究深湛，對儒佛道各家都有明確的認識，更能將深奧的宗教哲理，用最簡淺的方法闡明，使讀者得益不少。他指出儒、佛、道三教與基督教在了解人生這個問題上彼此頗多不同。他的總比較如下：

a、對於人類的由來

儒家 -- 人乃宇宙陰陽和合的自然產品。

道家 -- 人乃宇宙陰陽和合的自然產品。

佛家 -- 人乃因緣和合的幻相，六道輪迴不息。

基督教 -- 人乃那萬有主宰照祂自己的形像，創造出來的，神要人代祂治理這個世界。

b、對於人類的本性

儒家 -- 人性本善。(孔子個人主張略有不同)。

道家 -- 人的自然性本善。

佛家 -- 雖然含有佛性，人的宿孽和妄性本惡。

基督教 -- 元祖的初性本善，我們性本惡。

c、對於惡的認識

儒家 -- 人無先天的罪惡，但有後天的過失。...放心是原因。...故須約束。

道家 -- 人無先天的罪惡，但有後天的虛偽。...造作是原因。...故須無為。

佛家 -- 人有先天的宿孽，策有後天的罪惡。...障蔽是原因。...故須覺悟。

基督教 -- 人有先天的喪失，氣有後天的罪惡。...墮落是原因。...故須重生悔改。

d、對於善的趨向

儒家 -- 人皆天然從善，...以教育導善，...明道，...靠自己和人，...法世人良範，(最大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道家 -- 雖非天然喜善，但是歸善還易，...以寧靜導善，...修道，...靠本人，(道徒並靠各種神靈)，...法自然人性，並老子)。

佛家 -- 雖非天然不喜善，但是歸善很難，...以理性導善，...悟道，...靠本人，(佛徒並靠佛祖和菩薩)，...法真如。(並釋迦)。

基督教 -- 人皆天然不喜從善，...以聖靈啟示導善，...信道，...靠三位一體的真神，...法基督，(神性的救世主)。

e、對於人生的目的

儒家 -- 在於樂生知命。...利世主義。

道家 -- 在於達生復命。...任世主義。

佛家 -- 在於滅生息命。...避世主義。

基督教 -- 在於永生遵命。...救世人生。

f、從比較上認識基督教的優勝

根據上面的比較，我們可以認出基督教的優勝。下列乃基督教幾個最明顯的優點。

(甲)「基督教的道德觀念最嚴。它認定世人都有罪戾，甚至知道應當行善而不去行，也是有罪。(雅各書四章末節)。所以天天要求神免去我們的罪債。」(乙)「基督教的道德標準最高。請看甚至正如孔子，還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基督教不以聖賢，而以創造天地的神和永生的耶穌基督，為道德的標準。『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節)『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馬太福音十一章廿九節)」(丙)「歸善的力量最大，因為要靠父神，和基督，並聖靈的能力。『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八章卅七節)」(丁)「為生的眼光最遠。基督教和儒家對於為生，都抱積極態度，勝於釋道兩家。但儒家主張功利，始終是入世的。基督教卻以出世為心，行入世的事。所以眼光最為高遠。(約翰福音十五章十九節，又十七章十五和十六節)」(戊)「為善的結果，最有價值。儒家目的是數十年的樂生。道家目的是自然壽命的達生。這都比不上基督教永生的悠遠和寶貴。至於佛家的滅生避世，更不必說。基督徒因信歸善的結果，乃是永生。即是最豐富生命的享受。這樣看來，在人生的大道上，基督教所了解的，豈不是最確切和最有價值的麼？」(第六零至六三頁)

(3) 基督教與儒佛道的宗教觀念

根據徐氏的分析，中國人固有宇宙主宰或上帝這一個觀念，涵義十分淺薄和隱晦。所以無論古籍記載的「天神」或詩經所謂「上帝」，其定義非常含混不清，也無明確的解釋。虛渺之極，與基督所認識的真神，相離不可以道里計。不過，無可否認，造化主宰這個觀念，是中國人所隱約具有的。如果不接納耶穌基督為真神的最高啟示，單是有一個虛渺含糊的觀念是無濟於事的，也不能解決真正的信仰問題。可以分三方面觀察。

第一是真神天父創造和滿足人類 -- 「全世界的人都追求明理，這清楚證明了宇宙的造化主必是最後的大真理。全世界的人都仰慕和追求道義上的完全，但人人直至臨死，總是感覺自己欠缺，這又清楚證明了將來必有一個最後的完全境域，留待有志的人憑著信心去達到。今生認識的真理，是一滴的水。宇宙最後的真理，才是無垠的大海。今生道義的完全程度，只是一分一寸。宇宙最後的靈命完全，才是峰巒無極的萬仞高山。這最後完全的真理和最後完全的公義，是甚麼呢？佛家稱之為真如。道家稱之為自然。儒家稱之為天道。基督教稱之為三位一體的創造主宰耶和華神。自然和真如能够滿足人生的屬靈饑渴嗎？

天道能够滿足人生的屬靈饑渴嗎？這些東西都不能够，因為他們都是偏於機械性的。能够滿足人們之屬靈饑渴的，惟有創造主宰耶和華永活的真神而已。」

「請看一般道教徒和佛教徒，從來並不徒然追求自然和真如。他們還是要加上各式各樣的崇拜。一般儒教徒亦並不徒然追求天道。他們還是要兼拜各式各樣的神靈。觀此可見『人窮則呼天』，人類需要拜神，多過需要自然，真如，和天道，既然這是真的，我們自應及早接受宇宙萬有的主宰耶和華神，和及早接受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因為這才是最高尚和最真實的崇拜。」(第四一零頁)

第二是真神聖子救贖和教導人類 -- 「但中國固有文化，與基督教卻有一個極端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有救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而中國以往的文化則沒有這救恩的觀念。這主基督的救恩，倒是耶穌教最大的精華呢。可見中國以往文化與基督教類似的地方無論怎樣繁多，總不外等於一個美麗的盒子，主耶穌基督方才是盒子裏面，那一顆無限寶貴的夜光寶珠。倘若有人捨棄這一顆夜光寶珠，而單單高談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在道義上的融合，那就真是買櫝還珠了。」

「須知文化隨時隨地可以變遷，而且能够救人靈魂的，絕對不是文化。孔子不外是時中之聖，惟獨主耶穌基督，才是永遠不改變的救主。主是阿拉法，主是俄梅戛，主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一 8)。『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三 8)」(第四零八頁)

第三是真神聖靈的啟示和安慰 -- 「超自然的理義，即耶和華神藉著聖靈，藉著聖經，和藉著主基督，所啟示下來的理義。主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約十四 6) 又說，聖靈就是真理(約十五 26)。又說，神的道就是真理(約十七 17)。這一種啟示性的理義，價值就偉大得多了。」

使徒保羅說，「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隱藏神奧秘的智慧。.....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林前二 6-10)

「老子稱大道為希夷：取視之不見謂之希，聽之不聞謂之夷的意義。道家又表明，下士求道，只靠耳目。中士求道，只靠心思。上士求道，人皆笑之。這連帶說明了世人以基督教道為愚蠢的原因。基督教希望有罪的人，靠著聖靈，重生過來。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甘心被世人笑為愚蠢。聖經說，『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 27) 上士似愚而實在不是愚蠢呢。神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一一九 89)。神的

道路高過世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世人的意念 (賽五十五 8-9)。以耳以目，只通凡俗。以心以思，可得內知。以誠以靈，直參無形。基督教屬靈理義的奇妙，在嘗過天恩滋味的人，有那一個不樂於作證呢？」(第四零六至四零七頁)

(4) 基督教與中國文學的改造

徐氏所提倡的文學改造，對本色神學影響至大且深。這種革命性的文學改造，會產生移風易俗，決定思想形態，挽救文學類風，開創神學路線，和促使福音廣傳。徐氏分兩方面進行。

消極方面：「對儒家文學，不應抱著拆毀的態度。數千年來，佛、道、回三教傳入中國，都沒有拆毀儒家文學的行動，因為諸教人士都知道儒家文學是中國自古以來文學的正宗；是中國國運的中流砥柱；是倫常德性的典模，與任何宗教無大衝突；是其他大宗教所共有的高尚基礎；借儒家文學以展開本教的深義則事半功倍。」今日研究本色神學的基督徒，對此不能不慎。(第三六六頁)

積極方面：「對基督教文學，務須努力提倡，除了注重口頭宣傳，文字宣傳之外，還要『以基督教思想灌輸於中國舊文學內，用文學來表彰基督教，和用基督教來領導中國文學。』更要『在基督徒本身，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仰，使我們雖然生活在這個別教文學環境當中，仍然不發生信仰上的疑惑。同時對於他人，我們又必須藉著講道和文字，使中國的舊文學也瀰漫著和滲滿了基督教的氣味：並非基督教首先需要文學家，乃是文學家首先需要基督教道。並非基督教一定要文學化，乃是文學家，一定要基督化。』(第三七零頁)

徐氏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一書中指出中國教會真正的本色化，一定要注意下面兩大原則：

第一，它一定要切實保持聖經的本色，尤其是絕對不能違背新約聖經的訓導.....

第二，本色中國教會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徒然要把基督教配合中國文化背景，使別人不再稱它為外洋宗教，乃是要依照聖經真理，建立一種簇新的中國文化...

換言之，真正的中國本色教會，主要點不是基督教會的真正中國化，乃是中國教會的真正基督化。」(第十三頁)

四、本色神學的將來

五十多年來，中國本色神學這個「難產、難養、難長」的嬰孩，沒有在戰爭中死掉，真是神的大恩典。撫今思昔，為著過去的苦難而感恩，緬往懷來，前面的道路是光明的。多年來許多學者們、牧師們都對本色神學有很多的提示和貢獻，這裏不敢提出甚麼新理論，只是寫下一點對本色神學的希望，願主的靈親自動工，使祂的美旨成就。

1. 聖經與文化並重 -- 聖經學者們應專心致力於聖經研究及注重中國宗教文化的追求，在本色神學的內容方面多下功夫，早日建立一個完整的系統神學。

2. 過去與現在並重 -- 搜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賢哲們所發表有關本色神學思想，本色教會，本色神學教育各方面的文章，加以正確審核、批判，合乎聖經真理的則採納，不合者則捨棄，不必凡事都另起爐灶，唯我獨尊。

3. 深度與廣度並重 -- 誠然，中國神學思想體系的建立，是一個相當有深度的嘗試，有時候卻成了局限於某一個地方性的偏差。所以，在強調本色的時候，不可忽略地方性的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和語言需要。例如：中國大陸的現狀；北美洲第二、三代的華裔；東南亞的華僑及年青的一代，重點應在基督化。另方面，神學教材也要注意廣度。

4. 思想與實踐並重 -- 本色神學思想正在建立的時候，務要求實際的力行。將聖經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上起道化和領導的作用，使神學思想成為日常生活的要素和享受。

5. 成才與造材並重 -- 今天中國教會裏已經成才的聖經學者很多，對中國道德、文化、教育、哲學的修養非常湛深，可惜歲月催人，在流亡的海隅蒼老起來了。這班先進們固然應該起帶頭作用，致力於神學寫作，更當發掘新才，作接棒人。

6. 教牧與信徒並重 -- 建立本色神學思想正如建立教會一樣，並非單是教牧人員的責任，也是信徒們的責任。受過高深中國教育的學者們，當接受這個時代的挑戰入神學院深造，或用一兩年時間專心研究聖經，參加神學院延伸制課程，在神學思想上，以信徒的目光和生活，去寫出新的一頁。

7. 教育與教會並重 -- 有人說：「中國教會只喜歡叫人信神，但不喜歡叫人學神。」回顧過去百多年來，這種評論，千真萬確。一般信徒對聖經真理沒有完整的思想體系。如果信徒所知的只是零碎、片斷的道理，那麼一定受不起這個思想鬥爭時代的打擊。如果神學教育不好好地為神的教會建立一個健全的神學體系，信徒們必被異教之風所搖動。

8. 衛道與建道並重 -- 中國教會中有學問的衛道之士很多，有時為了一兩個無關痛癢的字眼，就用「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名堂大打出手，有時連打幾個回合，雙方不分勝

負，但卻人財兩傷。我們必須為真道爭辯，甚至為主犧牲。絕對不向異端低頭，不與假道妥協，但是我們更應珍惜神所賜的生命、光陰，多在積極性的神學思想上加以建造。

9. 東方與西方並重 -- 提倡本色神學思想，並非要推翻或抨擊西方神學思想。相反的，我們更要客觀地去學習和研究，主觀地去選擇和分辨。過去注重將西方的書籍翻成中文，以後，應將更多的中文神學、哲學書籍翻成英文及別國語文，使中國的神學思想，也投入神學主流受人重視。

10. 口傳與手寫並重 -- 好些傳道人口才流利，思想敏捷，在口傳的功夫上非常成功。無奈受時間所限，無法手寫成文，將思想定型，加以潤飾，成為一個健全的思想路線。不少寶貴的神學思想、教育方法、傳道要訣，都隨韶光水逝，確是可惜。

以上所提十端，都是老生常談。但我深信，在今後本色神學思想內容的建立上，這些希望必定會實現的。因為如果本色神學合乎天父的旨意，而路線又走對了，「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 6)

五、深入研究

1. 中國數千年來都維持崇高的道德標準，並不止於人的階段。儒家以上天為法，佛家以真如為法，道家以自然為法。孔子還提出「三畏」，以畏天為首，又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這一切的超人標準豈不是與基督教的靈命標準異曲同工嗎？能否用哥林多前書二章一至十三節作一個比較？

2. 「禮」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而禮經為一主流。照徐灝的考證「禮之名起於事神，引伸為禮儀之禮」(說文解字注箋)。所以子產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可見禮的範圍極廣。孔子曾說：「不學禮，無以立。」(季氏)「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蒞，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試從舊約申命記諸例中提出五端來與禮制作比較，特別注意宗教儀式方面的異同。

3. 中華民族數千年前便有「昭事上帝」之史實，中國古書中亦有記載「上帝」的聖名，可見我國先民早就知道一位創造主宰，賞善罰惡。這種信念是否「原始的一神信仰」呢？試用約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三段經文分論「普通啟示」與「特殊啟示」對中國古時上帝觀念的關係。

4. 宋儒表示人心即天心。邵康節云：「萬物莫大於天地，天地生於太極，太極即是吾心，太極所生之萬物萬事，即吾心之萬物萬事也，故曰天地之道，備於人。」朱晦庵說：

「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個天地之心而已。」陸象山道：「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這種認定天心存於人心的思想，與新約羅馬書第七章所提的律有甚麼關係呢？能否再進一步，用腓立比書二章五節來討論聖經對宋儒的開導和幫助。

5. 近廿年來，談本色神學者均將重點放在思想上，而不放在形式上，試論述崇拜儀式，教會行政，教會命名，教堂建築，詩歌見證，經濟來源，教育材料，文字翻譯等項，對本色神學思想建立的重要性。

6. 一九四九年之後，西方差會工作在中國大陸宣告一段落，很多差會將宣教士們調派到東南亞各地。假如西國同工對本色神學，本色教會，及本色神學教育有貢獻，試例舉一二；假如西國同工對此有阻攔，亦試舉一二。並提出具體補救辦法。

7. 如果你要著手寫一本以本色神學思想為出發點的系統神學的書，你的大綱會包括那幾大點呢？